

三星堆遗址“再惊天下” 现已出土重要文物 500 余件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箔、象牙……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在1986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辉煌灿烂的新发现“再惊天下”。

3.5平方米的“祭祀坑”一片金光闪闪

地处成都平原东北部龙泉山脉西麓的广汉市，曾有一景点名叫三星伴月堆。后来考古发掘确证“三星伴月”所说的3个相连的土堆，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

这个古蜀文明的宝库，最早被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广汉真武村月亮湾一户村民在自家院前无意间发现了一大堆玉石，随后流入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珍贵文物1700余件。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文物之精美、风格之诡谲，超出了人们当时的认知范围。

从此，三星堆名扬天下。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位于1、2号“祭祀坑”旁。专家认为，目前这8个“祭祀坑”整体构成祭祀区，是古蜀王国专门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祭祀坑”的情况，可以想见约3000年前的祭祀场面该是如何宏大与奢华。

占地仅3.5平方米的5号“祭祀坑”一片金光闪闪——考古队员已从此处清理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经专家初步判断，这些有规律的金片和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测为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还出土了一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青铜器，比如有些青铜尊附着有奇异诡谲的龙或牛的造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

在3号“祭祀坑”，记者看到了坑内铺满百余根象牙和上百件青铜器，包括青铜尊、青铜鬲及独具风格的青铜人头像、大面具等。

最具神秘色彩的，是考古人员在6号“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均涂朱砂。它是做什么用的？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考古人员对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关注，在现场反复讨论“开匣”方案。

像“木匣”这样的未解之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去破解。但是，就目前的阶段性成果而言，已经展示了三星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独特的技术、艺术和精神信仰。

“本次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黑科技”与“豪华阵容”助力考古大发现

已经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德安研究员和陈显丹研究员站在新的发掘现场，回首当年亲历1、2号“祭祀坑”发掘的往事，感慨万千。他们告诉记者，当时的发掘现场就是一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砖厂，取土烧砖的工人就紧跟在后面，催着他们赶快发掘。只用两个月，就把1、2号坑发掘完毕了。

35年时光如水，早已换了人间。如今的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数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新发现的“祭祀坑”罩住。这个装满各类设备的考古“发掘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让人惊叹不已。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古蜀国祭祀“圣地”开展“野外”考古，仿佛是在封闭的高科技实验室工作。在“考古舱”旁设有各种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库房，各种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提升装备的科技含量并不是为了“炫”。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告诉记者，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等。

不仅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专家“阵容”也堪称“豪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的高校纷纷加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在现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正是这样的齐心协力，大家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古丝绸的“身影”。

“我们在4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唐飞说。

甚至连消防队员也被邀请参与研究。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种“燎祭”方式，即将青铜器、象牙等祭品燃烧后填埋。这种“燎祭”是在坑外燃烧，还是坑内燃烧？燃烧最高温度是多少？……这些谜题有待消防队员和考古学家合作揭晓答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说：“此次发掘实现了机制上的创新，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形成高水平的发掘团队，构建了覆盖面广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实现了考古发掘现场与文物保护研究的无缝衔接。”

“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代诗句里，古蜀国的起源笼罩在迷雾之中。三星堆，自1986年“一醒惊天下”之后，更是留给世人无尽的思想。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甚至让人将三星堆与外星人联想在一起。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而铜牌饰、玉戈、玉琮、封口釜、高柄豆等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性文明的交流。

“此次发现的铜鬲、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在冉宏林的指引下，记者还在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

但是，围绕在三星堆周围的，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他们从哪里来？尽管考古发现已勾勒出从营盘山、桂圆桥、宝墩到三星堆、金沙、十二桥的古蜀先民迁徙线路，但他们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上游的融合足迹还有待更多考证。

还有他们以何为生？他们因何消亡？他们喜爱吟唱怎样的曲调，擅长烹饪什么美食？……

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作的开始阶段。种种谜题的破解、文明传奇的讲述，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分析。

唐飞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的“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考古发掘，每一天，都可能迎来令人惊喜的新发现。“你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冉宏林对未来充满希望——还有多少文明之谜即将破解，还有多少传奇往事可望证实，人们翘首以待。

(据新华社成都3月20日电)



2021年3月23日 星期二
第11期(总第789期) 5版

汉江晨报 编辑部

主 编：陈 俊
执行主编：杨廷伟
热线电话：0915—3268532
邮箱：2837420582@qq.com

看女儿抱弟弟最幸福

记者 杨廷伟

文玲：全职妈妈
一胎女孩，三岁；二胎男孩，一岁半。

文玲的二胎其实是意外怀孕，在生育政策放开后，文玲和丈夫的规划中是有二胎计划的，只不过当时提前了而已。

老大才一岁多，到底是生还是不生？

亲戚朋友给文玲的意见是，生二胎是迟早的事，两个孩子相差不大，能玩到一起，一起长大挺好的；年龄一年年大，如果不要，对身体伤害太大……综合各种因素之后，文玲和丈夫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带孩子和怀孕本来都是高兴的事，但是两件事情碰到一起就不会那么让人高兴了。每天挺着大肚子还要抱老大，遇到特殊情况，更是狼狈不堪。”尽管文玲在下决定后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怀二胎的过程却比她想像得要困难很多。

在文玲看来最艰难的时候其实是二胎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大也还小，爱撒娇又粘人，撒泼、哭闹各种求关注。文玲的丈夫每天都在忙公司的事情，很少管孩子，所以两个孩子基本上都是文玲一个人在管。“最痛苦的还是晚上要起床喂奶、哄孩子，很多时候一晚上都睡不着，实在是精力不够。”

对于生活在安康这样一个小城市，文玲家里有房有车，丈夫也有自己的公司，所以二胎的经济压力并不是很大，但是让文玲焦虑的还是没人帮着照看孩子的问题。婆婆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且就住在同小区的哥哥家里，但是哥哥因工作需要长期在外，上小学的侄子还需要婆婆照顾，只能白天抽空过来帮一把。

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变着花样给孩子们做辅食，晚上先哄小的睡，然后再给大的收拾，哄睡，这个刚睡着，那个又醒了。文玲说：“老二刚出生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要照顾老二，面对粘人找事的大女儿，也只能斗智斗勇，情绪糟糕的时候也只能动手了。”

虽然是全职照顾孩子，也有婆婆搭把手，但文玲也有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最抓狂的就是两个孩子一起生病。”有一次文玲的两个孩子轮流感冒发烧，大宝好了，二宝又发烧了，二宝好了，大宝开始咳嗽。“有时候碰着婆婆有要紧的事回老家了，老公忙的时候，一天连口饭都弄不到嘴。”

“都说生了二胎生活品质就会下降，经济压力也会很大，首先带孩子的压力就不小。”文玲的老公坦言，生二孩后，就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爱好了，“我喜欢出去玩，也喜欢钓鱼，以前经常去钓鱼一钓就是一个晚上，现在时间上就不允许了，当然更累的还是孩子他妈，自己也只是下班和不忙的时候能帮下忙。”

尽管很累很辛苦，但文玲仍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每天都有新惊喜。”文玲发现，随着老二一天天的长大，大女儿也越来越懂事，可以离开自己，晚上去跟奶奶睡。现在文玲把大女儿送进了幼儿园，白天只需要照顾老二一个人，相对来说轻松多了。

拥有两个孩子的生活究竟如何？文玲用“幸福的烦恼”形容自己。“虽然暂时有些辛苦，但看到女儿有了弟弟之后变得越来越有姐姐的样子，有了责任感，就觉得‘二胎’生得也值。”文玲说，两个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等小的上了幼儿园，她也想找份工作或者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做。“看到女儿抱着弟弟那温馨的样子，就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了。”

家有二宝，几多欢喜几多“愁”



李思义/图

陪孩子长大累并快乐

记者 周健

张强和梁红岩：无固定工作者
一胎女孩八岁，二胎女孩一岁半。

“我们生二胎，不像有的朋友那样计划了好多年，把身体调养好了才要，虽然属于意外怀孕，但也可以说是顺其自然。因为在政策开放时，家人就有了生二孩的愿望，我们夫妻也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再添一个，所以就添了。”在张强和梁红岩夫妻看来，他们添二孩时也没有那么多令人纠结的事。

1981年出生在汉滨区早阳镇的张强，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农民。2000年参加高考后，由于成绩不理想选择了复读。2001年高考成绩虽然理想但又不幸掉档，直到各所高校都开学了也没收到任何录取通知书。不想再复读的他选择了到部队里去发展。经过3年的军旅生涯磨砺，他把自己打造得更加结实、睿智。在未能实现考上军校的理想后，他毅然转业到南方务工。在此期间，他和“90后”的河南姑娘梁红岩相识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2012年，妻子怀孕后，他们夫妻俩就回到了安康，和父母、妹妹一起生活。大女儿出生后，孩子由妻子和母亲照顾，父亲上班、妹妹上学，自己依然外出务工。待孩子稍大后，就将孩子交由母亲照顾，夫妻俩承包了香溪洞风景区滑梯的经营权，做起了旅游服务业。一年之后，在朋友的推荐下学习了瓦罐猪蹄的制作方法，并在兴安东路租了一间门面房专做瓦罐猪蹄的生意。2018年，由于房租到期并且要拆迁，夫妻俩便停了生意继续外出务工。2019年8月24日，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女儿，成为了两个孩子的父母。

“孩子出生时，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也没有那么多的激动和惊喜。”张强介绍说，“毕竟是第二个孩子了，少了很多新奇感，感到更多的则是压力和责任。当时大女儿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在照顾生活上可能不需要花费太大的精力，但怎样调节她和

父母、小妹妹之间的关系，让她不会因为小女儿的出生觉得受到了冷落，怎样让她健康快乐成长，接受良好的教育却成了我要考虑最多的事。”

“记得小女儿出生的那一天，大女儿放学接到了医院后，看到很多亲戚都围在床前看刚出生的小妹妹，我就觉得她感到了不自在，想和其他人打招呼却最终没有，想到床前看孩子却又不敢上前，她的表现完全和以前不一样。”梁红岩说：“到了现在，两个女儿依然会争宠，我在抱小女儿时，大女儿就会围着我转。大女儿靠近我后，小女儿立马就会不高兴。平衡她们两人的关系，有时会让人费脑筋的事。”

提起小女儿出生后的生活，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累字。“在小女儿满月后不久，我就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父母就回老家招呼工人盖房，妹妹也已成家。照顾两个孩子的事都落在了我们两人的身上。”张强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既要送外卖，接送大女儿上学，还得照顾她们母女3人的生活，尤其是前5个月，小女儿每天晚上都会闹夜，怎么哄都不睡觉，只好由我和妻子轮流着抱，一抱就是大半夜，现在想起来还会有些后怕。”

“要说养二孩没有压力，那绝对是假的。不仅有压力，而且压力还很大。”张强说，“我们夫妻两人既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稳定收入。生活上还好说，花费最多的就是奶粉钱。以后的教育成本就更大，按现在的大环境来看，女孩子除了绘画、舞蹈外，还得学一件乐器，就这三个兴趣班以后就得出两份钱，一年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上小学、初中后，如果学习跟不上需要上课外辅导班的话，那笔支出只会更大。况且，在孩子3岁前，孩子妈妈还得在家照顾不能外出务工，又会少一笔收入，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压力虽大，可也有快乐。”梁红岩插话说，“每次看到她爸累得不想动时，她们两个就会围在他身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很快他的疲劳感就会消失。在我心情不好时，她们两个又会用自己的方式逗我开心，便会觉得幸福。何况，看着她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原本就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郭斌/图

→→→ 延伸阅读见六版

“生活就在当下”征稿启事

全面放开二胎，持续引发全民热议，对于生不生二胎，有的兴奋，有的纠结，有的困惑，有的担心，还有的根本打算不生。大家可以看到，本期我们通过几个二胎故事给大家进行了分享交流，其实生活就是日常中的点点滴滴。即日起，本刊“生活就在当下”栏目发起征文，给您提供一个平台，无论是关于二胎的问题，还是恋爱、出行、物业、创业等方面，都可以把您的经历、故事、感受写成文章发给我们，给自己一个吐露心声的渠道，也给他人一个借鉴分享的机会。

稿件可发至邮箱：2837420582@qq.com。